

中華五千年古文明及埃及古文明的關連探源系列一
中華古經文化 在實踐生命真善美的真諦

以 究 萬 源

——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——《道德經第四章》

談遠古人類政教演變之與 文化教育的深遠影響

林明華老師傳授口述
古大容居士記錄整理

財團法人深波古經文化基金會編製
2021年7月版

序文---乞丐與上帝

文/林明華

有一位乞丐沿門求乞，但是他有個夢想，如果能見到上帝，那該有多好啊！我可向祂求，誠則靈，我的請求必定獲得應許。「有夢最美，希望相隨。」就在一個黑夜裡，乞丐來到一處道口，忽然，狂風大作、閃電交加、大地震動。道口的遠處號角聲響，一陣陣冰清的涼爽吹拂而來。剎那間，聖樂吹起、金光照地上，

萬乘之主與眾天使駕著馬車，就來在乞丐坐臥的面前。乞丐的心中訥喊著：「我的希望高升了，不幸的日子已告結束，主的視線正投映在我的身上，眾天使關愛的眼神，也已經使我感到幸福。啊！只要我慣性的伸手，就等我一聲哀告，在祂的萬乘馬車上，有的是恩賜。」

爾時，上帝走下馬車，親切的說：「告訴我，你父親的名。並想一想，你能給我帶走什麼？」乞丐頓時目瞪口呆，心中喊叫著：「開什麼玩笑，上帝、眾神應有盡有，還在向個乞丐要東西？這是祂富有的方法？至於我，是活在俗世、塵埃的下層，我那能記得我父的名。」天使知道了乞丐的想法，和善的說：「你！給了上主什麼，將來上主才能依照你給的，加倍的給你應用。至於你父親的名叫：「道」心中有了祂，萬物萬事才能有個源頭、道理可立足。」

乞丐猶疑不決的站著，然後從口袋中慢慢的、細數落幾顆米粒，期待的拿給了上帝；乞丐像個脆弱的玩偶，在生計的楚痛與負擔中被希望所裝扮。清晨了，上帝的歸上帝，乞丐的歸給了乞丐；但是，乞丐仍然坐臥在原地，抱著奇思、遐想。而上帝的莊嚴來自於：你給了祂帶走了什麼。身為一個具有五千年道統、文化、精神文明的中國人，他的日常行為卻像那乞丐。凡事只知玩弄眼前的「術、法文巧」，不識其父名：「道」。只向上帝、眾神、佛、媽祖求乞，不肯研宗祖所遺留之聖典(神學、佛法、哲學之源)，以使其「靈台」中的宗父、列祖、眾神，獲得覺性、智慧而神聖莊嚴。

現在！是乞丐站起來，建立「大孝」的時候。研習修學淵源流長五千年中華文化探源系列書典，將使你不必仍坐臥在原地，抱著乞丐的奇思、遐想。能變化「道」(創造生靈始終的靈道)中運行的「形質、知見」，莊嚴、神聖的面見上帝、神佛菩薩，說出「我父、我佛」的名₁。

目錄

序文---乞丐與上帝.....	P1
目錄.....	P2
一、先建立人性本質的“真” 再來詮釋“善與美”	P3-7
二、以究萬源-遠古人類宗教簡史與回溯.....	P8-19
三、以究萬源-西漢董仲舒前後的中華文字演變簡史.....	P20-28
四、總結-給中國人一次“人性本質之真” 人文教育的機會.....	P29-36

一、先建立人性本質的“真”
再來詮釋“善與美”

文化教育應止於真善美

文化、教育有三個過程：

一是：先研究、推演「本質性的真」。

二是：從此「真」中來詮釋出「善」的意義，而有「止於至善」的各種文史、哲學、法律、科技等學問。

三是：從「真、善」的義理中，來相互融通提升「美」的心靈，並使之通往理性層次的「精神文明」生活。

要獲得「諾貝爾各科學獎」的提名，首先，他必須是研究此「本質性的真」，有了卓越之創見(例如：發現新的元素)，或者創造出「至善」的成果，而對人類有重大貢獻者。

非「人本、人性」的「物性學」領域，是須以「本質性的真」為前題，才可詮釋各種學識，近代的科學，也已是如此；但是，「超乎物性學科學」神學、佛學與哲學的「人文學術」方面，反而不是。至今仍停留在：不真、不善、不美的惡趣之中，而不知所以然。

一代大思想家--羅素，在晚年感慨的說：現代的哲學，百分九十幾以上，皆騙人的。(羅素的原意是：百分之一百，包括自己的哲說。)故而「神學、佛學」更被排斥在校園之外，不入學識殿堂。

為何會如此呢，因為人類的各大古文明思惟，皆取源於古埃及和尚的「宇宙人身論」之形而上學，而在不究明其神學語義下所自誤；也就是說，一開始在使用文字、紙張，解譯這些古經典、宗教、歷史時，就「失真」了。

又，這些古埃及文化，「河洛人」是不會生疏的。因為：「象形文神學」往後在巴比倫南方的「兩河流域」被延續成「楔型文」，在「周原」又發展出中國的「篆文」。其他人文、哲史等學識研究，引用古希臘、羅馬、中東、印度各史料時，皆不知其取材的書籍，是其前人在不懂此「神學與人倫」的「混同一說」下所寫作。也就是說，至今歐美的人文、哲史、宗教、信仰、風俗等，其源流有一大部份是「失真」的。

瞎子老王(猴王)

在人人的「心口」之中，生來都有一「瞎子老王」坐鎮其中，根深蒂固的使「本性」難移。

其長子「心識」(法號:無敵)，次子「潛意識」(法號:陰狠)；其中，與地母所生之子「集體無意識界」(阿賴耶識)，威力更是驚人。在集會、遊行、社團、宗教法會上，常使眾生失去了聖覺、神智的獨立思考能力。凡是見到此三子的，其「心靈」立即變成「猴性」。

西哲云：虛偽，是不能在善意中成長，使之為真理。」亦即：「不真實的事情，無論其中歷經了多大、多久的善心，它仍不是真的，沒有實義」。



作者盼望：

能重新檢討：孔孟、漢儒以迄今日，一切的“人本、人文教育”內容與方向，不必唯「西方」的學術、潮流是問。也不必歌頌「東方」的儒家思想之長。

另外，宗教界、文藝界、大眾傳播業者，不但必須俱有哲學、神學的理想，也應自審所學的「原旨」真否，不受人惑、能用“真實心”來面對實情。

又，人本、人格的化成，其基礎步驟不可缺乏「神聖性」與「莊嚴性」。亦即，文藝活動一旦離棄了陶冶“本質性之真”的底因，往後其文學、詩史、電影、舞蹈、音樂、美術..的本身，就已離去了生靈之「善、美」的正當發展，徒增社會現象妄、亂下的表白。今世的人本教育，步入了“人格教育不存在”的危機，歐美的現代化文藝種種思潮，是要負一大部份責任。

盼望!大家一起努力。

二、以究萬源----- 遠古人類宗教簡史與回溯

埃及、中國周朝的河洛文化(人類原始神學、佛法)， 與大希臘化世界(用佛法作為征服的武器)

人類的精神文明古史，幾乎是一部最可畏的「政教方策歷史」。

例如，羅素在「西洋哲學史」--大希臘化世界(第一部.第三章.252頁)中，引用「古希臘史學家」所原著的「麥卡比書」寫著：

「佛法，在當時已成為富有活力的改革性宗教。阿索卡(Asoke；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、太陽王《公元前264-268》，信佛教的國王)。據現在仍保留的文獻中顯示，曾派遣弘法使者分訪所有馬其頓的國王們；說這是國王陛下，最重要的思想征服，用「佛法來征服」。陛下以此，已降服其本身的國土，及所有鄰邦，多至六百；甚至，到了希臘王「安梯奧區斯」的宮殿；以及四個國王--勃托里米、安梯哥斯、馬加斯、亞歷山大宮殿，並且在國王的屬地約納斯人之中，即彭加布的希臘人之中.....。」

宗教的可畏，在於「政、教」古來是一體的，它若是外來的，則常含有政治的陰謀動機。「大乘佛教，非佛教」的立辨，從印度的阿育王，掙抗到晉唐的中國、日本，即此。

柏拉圖說：「真理，並不一定得勝」。又說：「愛人的瘋狂，是所有瘋狂中最為幸福的。」面對兩千多年來的「佛法征服武器」，至今，世人仍對其抱有種種「愛人的瘋狂」與「妄想」，而「不求甚解」。

所以，請大家讀讀以下的「簡史」，尤其是「苦主」：
“周朝中原·河洛神學文化”的----閩南、台灣人民。

A、文字、文明的起源

---神學(原始佛法)的「宇宙人身論」思惟

- 1、用「仙族語」(即河洛話)，所創造的「象形圖文」(神學的語意世界)；約在公元前5000-7000年左右，已廣泛使用在「古埃及」與「美索不達米亞」平原(巴格達近郊)。並且，各自發展其文化思惟。
- 2、公元前3000-5000年左右，一分為二；美索不達米亞的「蘇美人」(Sumeriens)與「古埃及人」，分屬兩個政權。
- 3、公元前3100年，納梅爾(Narmer)統一了上、下埃及，建立了第一王朝。其留存在金字塔中出土的「納梅爾石雕」(如附檔)，正反兩面雕刻著：
「易經第63卦·既濟卦」，証明了它是人類最早的經典。講「河洛話」的埃及和尚，往後創造了人類最早的文明、學術(原始佛法)。並向地中海沿岸的外境傳播。

4、約在公元前2300-2600間，「蘇美人」以其所發展的「楔型文」，臨摹金字塔、神廟上的「象形圖文」，用「佛法與字源學」創造出另一種簡易的「古篆文」；並且，拼湊了埃及和尚、帝王的神學---「六智分」(即:易經、書經、詩經、禮、樂、字源學)。

5、根據【巴比倫古史】記載：公元前2282年「蘇美人」(自稱：百姓族，講「仙」語；音譯成：「閃」語)打了一場勝仗，戰後舉族東遷，越過蔥嶺(天山)往東而去。【按】:這些陳、林、趙、王、楊、李、黃、張等「百家姓」的子裔，往後建立周朝，入主中國，並且分封了一千多個「夷狄百邦」。此即：「中原華夏、河洛神學文化」。東周式微後,「夷狄百邦」的士人各自依其人倫、實務的想像，來解讀篆文古經而「百家齊放」。

6、公元前1500-1350間，埃及第十八王朝「杜德摩西」時期國力鼎盛，將其佛法遠播。東抵巴基斯坦、印度、緬甸。南下肯亞、中非，西抵西非、迦納。北進希臘、地中海沿岸。緬甸至今仍留有「埃及新王朝」的佛法，及其「仰光金字塔」等龐大的古佛寺、古城跡。

7、公元前2200-1000左右，東遷的蘇美人已成「隴西」的大族，定居渭水的周原後，其勢力、文化、文字不斷的向東、往黃河流域(殷邦)擴散。周文王時期驅逐混夷、伐密、伐邶、伐崇、敗耆伐武功、文治鼎盛。

武王時東進克「殷」，周公時期更東定魯、齊，分封了一千多個邦國。從此，周朝「中原的神學文化、文字」就與「夷狄百邦」相互影響，直到東周式微、春秋戰國的亂世。

歷史記載，孔子年代首創「平民教育」，以其「不語怪力亂神」的思惟來曲解(為學不求甚解)古經，而使周朝宮廷的「象形文」神學語意，走向大眾「認知工具」的文言。

8、公元前1100左右，原住中亞、伊朗深受到「蘇美人」文化影響的亞利安族(與希臘人同種)，取「河洛語音」併組成「梵文」，依此神學而創作各「吠陀經」等學說。並且，東遷巴基斯坦、印度河流域。公元前700-400左右，亞利安族勢力已抵印東的恆河流域；其所發展的「婆羅門文化」，更與當地的「埃及佛教」互相對抗。

9、公元前332年「亞歷山大大帝」入主埃及，被尊奉為：「法老王·阿蒙神之子」，遂立誓建立「神的國度」。在取代了波斯大帝國一統歐、亞、非、印度大夏後，兩度下令「大希臘化世界--文化同化政策」。

10、亞歷山大大帝在兵入印度中部時，受傷回巴比倫。其嚮導(前峰)「丹笈多」率領其本部希臘兵馬與二萬尼泊爾庸兵，繼續前行抵「恆河流域」，陰結「王舍城」內失勢的婆羅門，推翻了信奉「埃及佛教」的「難陀王朝」，建立了歷史上著名的「孔雀王朝」。

11、「孔雀王朝」傳到第三代「阿育王」時期，取埃及尼羅河口新發明的特有「草紙」(書卷)來書寫，用「混同一說」把其轄下的「人人」，皆降成佛法中的「眾生」；借引當時一位不立文字、無神論、反激婆羅門的「喬達摩」與門徒，以其為人物、典故、義趣、場景為角本，依演戲的情節來編寫各「佛經」，以利其宗統、管制。

B、「大希臘化世界-佛法的征服武器」

由於「草紙」的發明，希臘人首先廣泛的用來「混同一說」，而作出各類宗教、文學、史學...等經書。至今，如是混淆不清的語意，仍深厚的影響著全世界。

1、印度「阿育王」寫信給母城邦的各希臘王，宣稱已經用改變的「假佛法」(大乘佛教)為武器，順利的征服了轄下鄰邦多至「六百餘國」。並勸其本土的列王，也能效法之。(其文如前言所述。)

2、公元前二世紀，印度河流域的希臘王「彌蘭德」，陰結孔雀王朝的希臘和尚，進兵包圍了王舍城。守城大將巽加推翻了「阿育王之孫」，殺害內應的和尚，逐退希臘人，建立了「巽加王朝」。

3、「巽加王朝」信奉婆羅門，大滅轄下「希臘佛教」，連帶的也清除了已式微的「埃及佛教」。傳了十代，是印度著名的「佛教滅法期」。從此，印度的佛教古文物幾乎滅跡。而鄰國的「緬甸」，卻仍然保留、延續了「埃及新王朝的佛教」。

4、一世紀時，印度河流域信奉希臘佛教的「迦王」，東進滅了恆河流域的「巽加王朝」，一統全印後在喀什米爾召開「第四次佛教大集結」。漢使「張騫」通西域時曾抵達該地。隨著「絲路」開通，往後佛法征服武器」的「劍尖」就針對漢朝而來。安世高....等希臘裔和尚、佛經，與少數中亞、埃及的真和尚，就來到了中國。

5、四世紀時,一位(埃及、西域來的)真和尚「達摩祖師」說：「東來中國，僅要找一位不受人惑的人」。他攜帶四卷「楞伽經」，內含108句竭，以一個「非」為句首，全面否定所有「佛經的真實」。號稱「破釋萬法與外道、非道」。他創立「中国的正統佛教」-----「少林寺的禪宗」。

6、六世紀時，「玄奘」到印度大夏(印度河流域)取經，當時大乘佛教已走入密教式，假佛經的起首已由「佛說」、「釋迦牟尼說」，改成「婆伽梵說」(印度教稱其上主為:婆伽梵，其聖典為:「婆伽梵歌」)。玄奘取回了印度不存，特為對治「大唐帝國」所再改編的大量「密教」式的「假佛經」。往後它傳給了日本為「“東密”」。以及由文成公主帶入西藏，為成「藏密」。

7、六世紀時，一位不識字的禪宗六祖「慧能」,以儒家人倫、世俗的生活理想，釋解「佛經」而創立了「南禪」，往後成為盛行我國「長江以南、台灣」的儒家式的「口頭禪佛教」。

8、八世紀時，印度教僧侶「商揭羅」帶領其弟子，清除了境內式微的各派佛教(密教)，結束了長達一千年的「佛法抗辯」。公元九世紀時，巴基斯坦、阿富汗、喀什米爾...等地，信仰希臘「大乘佛教」發源地之民眾，改信了「回教」。

9、羅馬統治下的埃及亞歷山大城大主教「席雷爾」(Cyri1,公元412-444間)煽動天子教徒迫殺異己、科學家，並且毀壞寺院、迫害和尚...。埃及真實的神學，幾乎滅跡。

10、公元622年「穆罕默德」抵達麥地那，回教時代正式開啟。他依古代中東(河洛文化)所遺留的神學、生活習俗、信仰，「真誠心」來解說「可蘭經」(希臘詩人在面對「金字塔、神殿壁畫」下的圖文，以驚歎、勸世的「白話文」語錄所寫)。由於此述說很簡單、易懂，盡棄神秘、玄奧、繁瑣的希臘式哲學推理，與宮廷神殿上的儀式、禮軌，普獲大眾喜悅與認同。

11、八世紀時，信仰回教的伊朗大將攻佔埃及、率族移民與閩南人同宗、同源的古埃及人，亡國、滅種。三千多年來的人類「精神文明」源流，走入絕響。至今僅留下東移的閩南、台灣省民的「河洛神學」遺風。

C·歐洲的“文藝復興”與“理性啟蒙”運動

- 1、公元前600-400期間，古希臘文化深受「埃及文明」啟蒙---此階段與中東、印度、中國...的夷狄百邦一樣。是起因於，在不懂此埃及「宇宙人身論」的各種學說下，而在人倫、事理上，做出各種「反思、推理」所研究之學問。此期以蘇格拉底、柏拉圖、亞里斯多德、畢達哥拉斯....等為代表。
- 2、大希臘化世界·文化同化政策---佛法征服武器」期(公元前400~西元500)--此期歷經了希臘、羅馬兩大帝國，並將「人」與「眾生細胞靈命」所「混同一說」，用來宗統、管制天下的各式「經典」，經由希臘人傳統的「推理、思辨之哲學」與「感性的詩文」寫作格式，將其普及到轄區各地域。
- 3、黑暗世紀(公元前500-1500)----基督教統治歐洲期間。16世紀時，天主教設立「宗教法庭」迫害不能「興悲、滅智」的教徒。在這期間以「女筮」之名，被綁在「十字架」死的婦女，高達六百萬人。

4、「理性啟蒙」動的集大者「康德」，與現代化科學思潮的「新精神」降臨---

歐洲在十六、七世紀起，已逐漸步向了文復興、宗教改革、政分離、理性啟蒙運動，步入現代化的科學領域。唯其源頭有重大致命瑕疵。因為，「理性啟蒙」運動的集大者「康德」，其鉅著「純粹理性的批判」一書，其中的「我」、「人們」、「人民」...等，皆是此「混同一說」下的原始佛法。

它原是指以「食」、「息」所生的「眾生」(細胞靈命)為「立足點」，所做的「宇宙人身論」之陳述。「康德」與古希臘、羅馬學者一樣，抄之、引之，而不解其「形而上學」原意。致使往後歐美的哲學、神學，步向「失真」的詮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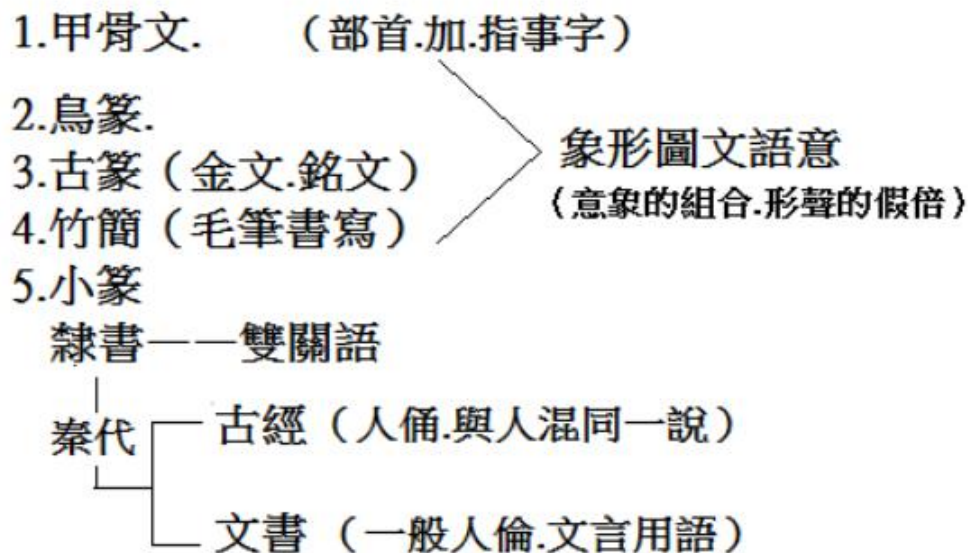
至今，歐美學者、記者們，對古埃及、中東、印度....等古文明之研究，仍以完全不知之「神秘論」、「迷信論」，來做「發現者」而妄解。

三、以究萬源----- 董仲舒前後的文字演變

前言

國人為何看不懂“甲骨文、鳥篆、古篆、竹簡”以及“秦代古經(論語、老子、書經、詩經、易經、山海經、春秋左傳、呂氏春秋·等)”，是因其中的人民,是指人俑(司作眼靈所生成的細胞靈命)。

是故,我們必須從源流探覓,才能明白中華文化古經的內容。



董仲舒前後的文字情況

- 甲骨文→金文→戰國竹簡。
- 戰國時韓、趙、魏、楚、燕、齊、秦七雄，各個國家文字因地區的阻隔逐漸不同。（如同今日兩岸的字體亦不同）
- 秦始皇統一天下，命李斯等人將秦國的早期文字大篆簡化為小篆，用小篆統一天下文字。
- 秦始皇焚書坑儒，頒布挾書律，規定「偶語詩書者棄市」。大家不再讀六經。

(一)、背景

- 黃老道家(惠帝、文帝、景帝)→儒家(武帝)
- 漢惠帝(前191年)廢挾書律，學說紛起，著名的有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六家。漢初休養生息、無為而治，黃老道家學說受到重視。漢武帝即位(前140年)，一改無為而大事興作，無為思想不再滿足需要；儒家春秋大一統思想，君臣倫理觀念為武帝所喜。

(二)、罷黜百家，表章六經， 利祿所驅，士子紛從

- 武帝（前134年）召士子到長安，親自策問。董仲舒獻天人三策，建議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，受武帝賞識。
- 前124年，儒生公孫弘居相位。設《易》、《禮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春秋》五經博士。置博士官弟子員50人，根據成績高下補官，通經者選任要職。此後，儒家經典成為做官的條件，儒家思想成為時代的正統思想。

(三)、今古文之爭

- 秦始皇統一天下文字的小篆，因亡國太快沒來得及推行。所以漢代傳授經書都是以當時的隸書寫成。[今文學家]
- 不過，惠帝除挾書律以來，民間獻古書及孔壁出古文經書，都是用戰國時六國文字寫成。不過當時人已經認不得這些字了，只有專門的文字學家才認得。[古文學家]
- 《尚書序》：魯共王「壞孔子舊宅，以廣其居，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，及傳論語孝經，皆科斗文字……科斗書廢已久，時人無能知者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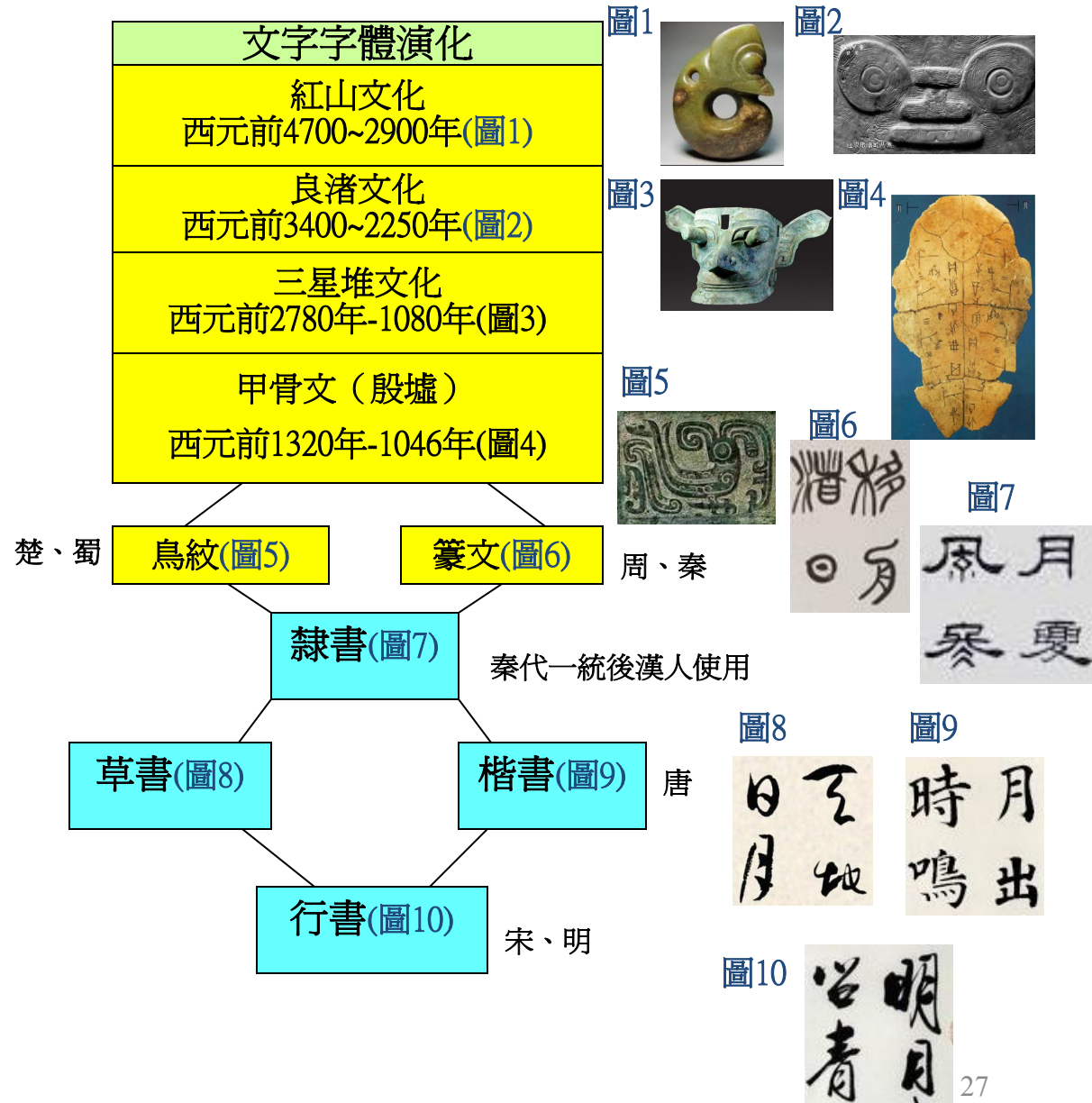
(四)、隸古定

- 「隸古定」是指用隸書的筆法來寫「古文」的字形。
- 這些出土的古文經書，被漢代儒生用當時的隸書代換。
- 總結：漢武帝聽從董仲舒獨尊儒術，讀書人為了當官都學五經。連那些沒有被秦始皇燒光的用六國古文寫的經書，也被改用漢代的隸書重新隸定過。
- 漢儒的註解是用約定成俗的方式，官大學問大中華古文經而逐步走入文史學。

(五)、中華文化文字演化對照表

歷史朝代對照
西元前4700~2900年紅山文化
西元前3400~2250年良渚文化
西元前2070~1600 夏
西元前1600~1046 商
西元前1046~771 西周
西元前770~403 春秋
西元前563~483 釋尊佛
西元前551~479 孔子
西元前403~221 戰國
西元前221 秦小篆

文字變成文史學工具化
西元前213 狹書令
西元前134 西漢董仲舒罷黜百家
西元前145~86 司馬遷史記
西元前100 隸古定
西元220~589 魏晉南北朝
西元618~907 唐朝隸書向楷書過渡
西元920~1279 宋朝行書
西元1368~1644 明朝草書
西元1716 康熙字典成書約5萬字
西元1919年 反儒家五四運動
西元1956年 開始推行漢字簡體化
西元1979年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出版



中華文化文字究竟是由文學(工具字) 或是由宗廟神學文化(易經卜辭)來發展的

一、原古文家是形而上的宗廟神學文化(修行用)

甲骨文兼具象形文及楔形文，先有甲骨文再發展成宗廟圖文；甲骨文是易經卜辭、宗廟神學裡面的行為。甲骨文字是一個字就是一句；原古人類再慢慢發展成抽象等圖的映文，是心相構圖的圖碼；甲骨文與古埃及文都是吾人卦象中意象的推演理論神學，也是吾人基因胚胎演化學。

甲骨文及六千年以前的古埃及文與中原正音河洛閩南文語是相通的，用河洛閩南語文加上易經卜辭文化的卦中意象推演連結再配合六書（象形、轉注、指事、假借與形聲、會意），就可以讀懂其神學意涵。

二、甲骨文是中華文化文字的樞紐轉折

甲骨文是以拆字拼圖分開來解析的，秦末再慢慢發展由古篆、鳥紋(加入各種情節)到小篆(秦末李斯加入民間雙關語的工具用)而變成隸書體(古經+官方文書併用)。

三、中華古文明宗廟神學文化被發展成文書史學(工具用)

漢以後(約2200年前)用兼具官方與文書工具字的隸書來解讀3000年以前形而上的生命演化古經文化，方向是完全不同而無關，古經文化不應只是秦漢以來所發展的文學與歷史，乃至於唐宋以後的工具文創文史學。

四、我們的先秦古經內文，是要用「甲骨文→古篆→隸書字型的拆字法」才能解讀的，其文句中含有依「人俑之戲簿(吾人胚胎內基因人子的演化歷階)」所演義的形而上學識；這種經由宗廟神道思想中，所述說的「人俑修學法要與歷階演化改變」，不是漢儒與今日學者，用人倫的文書、文史觀點所能涉入的。

四、總結

給中國人一次“人性本質之真”
的人文教育機會

給中國人一次“人性本質之真”的人文教育機會

一個使人「六神無主」的人文教育大綱，以及不先依「神聖性」或「莊嚴性」的基礎認知，來建構各種「禮、法」的人文學術；人的「心意」本身，就已經是內在難敵的敵人，那還能教育他再做身外或「公益」之事。

四十年前，許多知識份子認為：「應該給台灣一個政治民主的發展機會」。當時，公開演講、出刊物說這些話的，可能會被定罪關進牢內。在中國的社會裡，凡事不去爭取，它是會被「既得者」把持，而越來越僵硬在那兒。只有敢去拼這個「發展機會」危險人，才能去刺動它改變。

「愛拼，才會贏」。政治如此，黨內相爭、宗教、哲學、人文、社會思想、教育內容、媒體責任....等，被「既得者」把持之現狀，又何嘗不是？這位「既得者」是誰？「愛拚者」又是誰？其實它們兩個是「同一個的化身」，名叫「心意」，佛法的法號稱它為：「無敵」。

中華民族「人文教育」的失敗，兩千多年來就一直敗在這位：「無敵」金剛之下。更難纏的是這位「無敵」又認了「瞎子老王」（法號：「憲法」）為義父，手下「換貼兄弟」一百名，稱：「一百種分別心」。在下界塵世中以「心王」自居，主導「人權」。他們給人性、人慾、人智、人巧，佈下了天羅地網般的、萬般不確定性的「心理、心靈」層面思惟。

試想，生活在如是國度的人民，若僅憑孔孟的「人德條理」（它僅能給人產生「回想」，不能陶冶質氣、變化人性。）名言，而想在口舌、筆墨、詩、史上，立下國家「人文化成」的功夫；這，可以改善所處的現狀嗎？

人，才是最大的敵人。應該說，單憑以「心意」活在塵世的人，自己才是最大的敵人。其實，人依「道」有上、下二界之分；上、下二界的人人，如果能有個神佛基督（聖人）來替其做「神主」。以及，眾生如果一開始受教育時，就能依「食、息」而設置含有「神聖性」與「莊嚴性」的「禮、法」。那麼！在「道」中「基督、神佛」將降服那位「無敵」，而「禮、法」也可約制那群政治與宗教的「一百種分別心」所集結而成的「集體無意識界」。

這些「道理」，難道我們的先祖、聖王，不知「道」、不設「禮、法」，來根植、調制「人心」嗎？答案是：政權移轉與外族「政、教」的權謀，因勢利導來愚化、空洞「我心」而管制。致使故有的「文化、道統」被質變、異化而失落。

所以，在談及「人文教育、教改、心靈改革」時，我們應須有以下「三大內容」：

(一)、「明珠去污」，找回失落二千多年的周朝「中原神學」河洛文化。

農夫耕田，懂得先整地、除雜草、去亂石、覓水路、選種子；人文教育又何嘗不然。對內，我們受到「儒術」的「官方說法」影響，凡是有「考試」的地方，就有它的教誨與飯碗。孔孟人道、人倫理想，已是主流文化的價值，並且與「中國式的口頭禪佛教」相互纏繞，他們卻都是打著「聖人」的名號，而奉侍「無敵」為「心王」的。

綜觀二千年來各古經裡，其所借引的數拾百種古經詞句，凡是從儒家視野所詮釋過的義理，都與篆文的「形而上學」原義無涉。可以說以妄解古經，適合其「心意」。而東來我國的「大乘佛教」經典，更是希臘王(王舍城的阿育王)改寫自「原始埃及佛法」。把人人降成「一粒細胞靈命」而寫作、演戲，用來宗統、管制、愚化印度人民，對治中國用的「佛法征服武器」。故，「明珠去污」，還我真實的、原本的「佛法」與「道」，讓列祖、先王的「聖典、聖法」——「周朝的中原神學·河洛文化」，能重現天日，應是今日「人文學術與教育」的當務之急。

(二)、將神學、哲學列為「必修科」——人本教育、人文思想的莊嚴，本諸於「神、道」的抽象性啟示

孔子曾經感嘆的說：「未見好德，如好色者」。為何會如此呢？這樣的人性、本能，如何教育呢？其實，人從獸身演化而來，依靠食用獸體與萬物來滋養、轉化生命力。任何生命的肉體、經脈中，都有它的「靈體」、「物理性」、「生理性」、「心理性」的層層感官作用，經由「氣、息、靈、聲、意、勁、力...等」來內外調控，而使【我知】能獲得「自覺・自用」。

統合此「四大層次」的，是有一條創始胎藏的「道」（靈道），來向外支撐、向內維繫住那【我】、【我身】、【我知】的本命。眾神、帝、仙、妖魔鬼怪、人界(生肖)...等，都是在「道」中詮釋出【我知】的「神明」。

「人文教育」與「科學教育」之不同，在於它不是「懂與不懂」、「對與錯」的教學命題。「人格、人品」的「知、行」，是需經由「靈道」來「神啟」，而有「陶冶身心」、「變化質氣」、「開展五形」的容貌、身姿...等，從內在的神性「易變」中，來維繫住外在的人德之理想。自從歐洲「理性啟蒙運動」之後，學校、學術是將宗教、神學，排斥在正規的校園之外。所以，人本教育的「神啟」就隨之空洞了，這簡直是「因噎廢食」。

(三)「理性」的哲學思辨提升，是人文化成的目標；但它需經由「客觀性」的寫作格律，與「易經」中卜卦的邏輯推演才能獲有，我國篆文古經都是如是寫作的。

「理性」的哲學思辨能力，是「人文教育」的科學方向與成果。是將一般確明的「知、見」（暫存性記憶），經由推演、瞑思、頓悟而形成智慧、覺性（永久性記憶）的路徑。人腦的「左半腦」負責「智慧」的承載，它是「垂直排列漸增」思惟，可以直接與下界「自律神經系統」所屬連線，就宛若現今的「網際網路」般，上網、連線、打開檔案就能向外使用。

與「網際網路」一樣，它最怕「電腦病毒」與「駭客入侵」。還好，人腦的「右半腦」，是負責「理性」的承載，它是「平行排列漸增」思惟，不能與下界「自律神經系」所屬連，而是採用「推演-瞑思」，而退返入「道」渡往彼岸後「頓悟、澈悟」的方法。

在退返入「道」之前，先在「心口」上以「一正、一反」來思考此「知、見」，其「三重」（深、中、淺）前因的內容，共計「六項（六爻）命題採樣」。「採樣」完成，再經由「頓悟」（初醒始覺、出首席務），來「邏輯推演」而「擇選」從「五形」的「中、土」之中，向「四方、四象」做「四擇其一」的詮釋（卜卦演繹），以判知「理性層次」的應當選取方向，而做出「對、錯」的結論。

這種「六爻易變」在前，「四象」出象(意象在後，經由「退返入道」的「純粹理性啟蒙」之路，是我國「五經」之首——「易經」中「彖曰」、「象曰」的主旨。右半腦的「理性啟蒙」教育，可以「掃除病毒」、「防止駭客」，使一切「知、見」上的「無明」，重新獲得「理性、哲思」而「圓通大覺」。

又，黑格爾的「唯物証辦法」、「唯物史觀」——雙重「正、反、合」的歷史哲學，是偏取自在「心口」中輪轉，而凝成構思(心相)的「六爻易變」之採樣。而亞里斯多德的「邏輯學」，羅素、殷海光的「邏輯實証論」，則偏取自「五形」的從「中、土」出「四象」其「四擇其一」之「對、錯」立說。

又，一切「文字、知識」的本身，皆是一種「抽象性」的構想。它在「客觀性」時，才能被「等同性的推演」而有「理性層次」的構思。「主觀性」則容易落入「我執」，只會教人越來越執著某事。所以，各種文藝、報章、知識的作品(散文、詩、史、文言等)，都應往「客觀性」的大方向來寫作。例如：我國「篆文」中的各古經寫作格式，就棄除「主觀、感性層次」的表白；而以一種「客觀性」的「對話方式」來立論。又，儒家與當代的文學、詩、歌等，常流於「主觀、感性」的陳述，是有害於「理性」成長與推演的。

樹幹對著根說：「你是我那看不見、埋在土裡的父親」。

「人文思想」的宗旨，應以典定那看不見、不可名的「人性本質」之「真」，闡揚「靈道、靈性」中的「善」，而開拓「形體」與「心靈」之「美」。

古代猶太人的「聖殿」前方，其門柱的柱頭(道口)上，必定綁著一隻驢子。以警惕世人，在「心門」之中，都有一條「道」的「心靈之空隙」待滿足。而平日它是綁著這一隻「驢子」(笨、無明、陰狠)的。

古埃及和尚認為：人人「心口」中都有一「驢首、人身」的佛形——「Seth」(閩南語的細字)。當眾生在凝合「知、見」時，只要見到了此神，就會「小心、含蓄」棄除此「驢身」的質地(但驢首仍在)而受其「教示」。神學、立佛相的「啟示」教育功能在此。

吾人腦幹意志中樞我知的本尊或聖子基督應先退返入道，抵彼岸帶引吾人智生種因腦細胞復活、重生，如此，人才可獲得天界中的「佛首」，而有「首出庶務」的「理性」與「智慧」。

這宛若是一場漫長的「預言」，當埃及、中國的神學(原始、真實的佛法)——河洛文化，「失道」後而亡失了二千多年。也許，死後，復活的日子真的來到了；眾生又可掙脫出「驢首」的引導，在「道」中長出「神性、佛首」而「六神有主」，重新開創人性的「精神文明」。